

《臺灣日日新報》中大稻埕北管子 子弟軒社的聲音景觀

傅明蔚*

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博士生

本研究透過分析《臺灣日日新報》文獻，將日治時期大稻埕北管子子弟軒社的聲音景觀（soundscape），呈現在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宗教地理交錯的特殊閹境（liminality）中。研究分為 3 個段落，第一部分搜尋報紙中刊載的北管子子弟軒社，透過各類型關鍵字交叉搜索，找尋曾經存在於日治時期的大稻埕北管子子弟軒社，以及它們與地方信仰中心的關係。第二部分透過前項搜尋結果，將報導內容依活動類型分類，挑選北管子弟以宗教活動為主的傳統演出形式，並統計出報導比例為 60%，藉此描繪傳統戲窟的都市聲音景觀。第三部分則挑選出新文化、科技影響下的新興演出型態，例如灌錄北管唱片、參與日本皇族來臺的踩街遊行等，統計報導比例為 37%，呈現聲音景觀的改變與時代風格。

關鍵字：臺灣日日新報、北管、子弟軒社、大稻埕、聲音景觀。

* E-mail: katie.artec@gmail.com

投稿日期：2022 年 3 月 30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3 年 3 月 1 日

Analysis of S o undscape of Dadaocheng Pei-Kua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Based on 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Digital Archive

Ming-wei Fu **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ic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y analyzing historical data in the 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digital archiv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soundscape of Pei-Kua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Taiwan's Dadaocheng neighborhood over time in terms of their human geography, natural geography, and religious geography.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ree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I used keywords to search newspaper archives for artic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i-Kuan associations and local religious groups. The results were grouped into those related to traditional religious activity (60%) and those related to new media (37%). In the third stage, I explored the soundscapes of traditional performances and modern performances in the city featuring the incorporation of new media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such as Pei-Kuan records and performances for the Japanese Imperial Family during visits to Taiwan.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unique soundscapes of Pei-Kuan music in Dadaocheng.

Keywords: 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Pei-kuan, Voluntary Association, Dadaocheng, Soundscape

** Date of Submission: March 30, 2022

Accepted Date: March 1, 2023

一、前言

本研究藉由加拿大作曲家 Murray Schafer，1977 年提出的聲音景觀 (soundscape) 概念，探討音樂與空間互動的各種可能性，以及音樂在人類生活空間的交換 (exchange) 與媒介 (mediation) 過程，呼應當代將音樂與環境之互動視為研究對象的嘗試 (楊建章、呂心純 2009：15)。本文以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北管子弟軒社為基本單位，觀察這些自願性社團 (voluntary association) 的運作模式與展演活動，透過歷史聲學 (historical acoustemology) 的視角，調查日治時期大稻埕人們聽到的北管音樂，說明聲音產生的歷史時刻，以及這些聲音的意涵 (Smith 2015：64-55)。

主要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剪報資料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與音樂學研究所及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之「臺灣日日新報聲音文化資料庫」為主，該資料庫收錄創刊起始之 1898 年至 1944 年 3 月 31 日併入《臺灣新報》止的音樂聲響報導。另外以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製作之「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為輔，檢索 1905 年 7 月至 1911 年 11 月獨立發行之《漢文臺灣日日新》。搜尋詞彙除了各軒社名稱，例如靈安社、共樂軒、德樂軒、平(安)樂社…等計約 40 餘間現存或已消失的軒社，也包括其他相關詞彙，例如音樂團、子弟、霞海城隍、慈聖宮、法主公、廣播、北管唱片、暗訪、優勝旗等主題。

以上共蒐集 1909 至 1944 年間，逾 200 則新聞報導、會事、評論、唱片廣告、廣播節目表等日日新報文獻，運用這 35 年間的報刊內容，

逐步勾勒日治時期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的聲音景觀，並輔以田野紀錄、繡旗文物、先賢圖等其他史料互為佐證。

本研究的地理範圍設定於大稻埕地區，1922年町名改正後包含大橋町、港町、永樂町、太平町、日新町、蓬萊町、下奎府町、建成町與上奎府町等9町（張靜宜 2008：5-3）。研究對象為大稻埕地區內的北管子弟軒社，係霞海城隍廟、慈聖宮、法主公廟等信仰中心相關或所屬的社團組織，以北管藝員的活動為主要分析對象；除了傳統的排場、邊境、演戲等演出形式，日治時期首度出現由軒社子弟錄製的北管唱片、廣播節目，也在盤點之列，探討新文化與科技對傳統北管音樂的影響。

前人研究成果方面，徐亞湘《史實與詮釋：日治時期臺灣報刊戲曲資料選讀》，初步統計出《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中曾報導過15個大稻埕的北管子弟軒社，此外，包括基隆、艋舺、淡水、桃園、新竹、大甲、北港、臺南、宜蘭等地，全臺有超過115個業餘音樂團或子弟班。根據單篇報導的解說，可認識臺灣日治時期的戲曲生態與歷史，惟本書採編年式纂修，大稻埕各個北管子弟軒社的史料散見於各篇，非主題性之研究（徐亞湘 2006）。徐亞湘另有一篇概述類的專文〈清領及日治時期臺北市北管子弟團的發展情形〉收錄在《臺北市北管藝術發展史》，篇幅雖短但內容精要，是引發筆者深入本研究之濫觴（徐亞湘 2002）。

邱坤良《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涵蓋了日治時期臺灣所有劇種：梨園戲、九甲戲、白字戲、亂彈戲、京劇、四平戲、布袋戲、傀儡戲、皮影戲，也包括文化劇與新劇。其中「戲劇演出與民眾生活」、「迎神賽會的擴大」、「子弟團的組織與活動」等章節，與

本研究最為相關（邱坤良 1992）。邱坤良 1970 年代曾率領大學生至臺北靈安社學習子弟戲，相關紀錄彙整於《踏過煙花，靈光乍現：1970 年代大學生靈安社行動》一書中（邱坤良 2020），係具有子弟視角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將立基其上，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傅明蔚《北管在臺灣民間宗教中的文化意涵：以臺北靈安社為例》則以 2009 年後的田野觀察與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開拓出半世紀後不同的視野，對於軒社面對新社會、新科技的挑戰，更具體認，貼近於日治時期子弟們面對唱片、廣播、參與博覽會等現代化事物的觀感（傅明蔚 2014）。

在唱片研究部分，劉美枝在《聽到臺灣歷史的聲音：1910 ~ 1945 臺灣戲曲唱片原音重現》書中針對日治時期的北管音樂，著有專文，介紹職業亂彈班與業餘子弟概況。所附 CD 收錄之大稻埕子弟軒社音檔，計有 REGAL 出版之臺北靈安社【燒窯】、【送妹】，以及臺北共樂軒【吳漢殺妻】、【吳員過招關】、【太平橋別府】；稻江集英郡【薛仁貴回家】則是由 COLUMBIA 出版。以上音檔另附唱詞及劇情綱要於書中，並簡短介紹軒社歷史，惟因靈安社、共樂軒現仍活躍，且史料相繼更新，書中所述已略顯陳舊（李坤城、劉美枝等 2000）。

最後，說明本研究引用之歷史地圖，為結合大稻埕地區的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研究廣泛應用日治時期各年代地圖，主要採用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製作之「臺灣百年歷史地圖」，提取 1922 年改正町名臺北市街圖、1928 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1930 年臺北大稻埕舊地籍圖…等圖層進行比對。此外，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出版《臺北歷史地圖散步》專書，其中〈軒社藝閣大車拼〉章節，刊有共樂軒謝范將軍參加博覽會的珍貴照片，以及始政三十週年紀念，稻江、艋舺媽

祖遶境路線圖，精準細緻。本研究將參考以上地圖，核對遶境路關，勾勒出沿途的聲音景觀。

綜上，本研究依序劃分三個研究段落：首先，以大稻埕地區的軒社、宮廟、商號名稱，以及諸神明聖誕祭典等關鍵字搭配日期交叉檢索，尋找在日日新報中經常被稱呼為音樂團的北管子弟軒社。其次，根據史料，挑選遶境、建醮與演戲等北管子弟演出形式，說明大稻埕街區傳統的聲音景觀。最後，彙整北管子弟參與錄製唱片、廣播、奉迎、奉祝、博覽會等活動的報導，呈現現代化影響下的日治聲景。各段落主題分別為「大稻埕音樂團：組織緣起與信仰」、「子弟聲景：遶境建醮與演戲」、「現代化的聲景：唱片廣播與奉迎」。

二、大稻埕音樂團：組織緣起與信仰

唐玄宗（685-762）通曉音律、創建梨園，《明皇雜錄》曰：「開元二年，上於梨園自教法曲，必盡其妙，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自此，梨園成為戲班的別稱，戲曲藝術工作者也自稱「梨園子弟」，唐玄宗也成為戲神之一「西秦王爺」。在臺灣社會，「子弟」屬於美稱，帶有羨慕其為良家子弟，有閒暇時間可以把玩弦索的意思，指的是業餘的戲曲愛好者。「子弟」一詞也成為業餘群體的自稱與代稱，這些愛好者，會自發性的組成社團，以「社、軒、園、堂、閣、齋」等名稱命名，通稱為「軒社、館閣、子弟團、音樂團」等，音樂戲曲種類多元，包括但不限於北管、南管、什音、外江、京調、白字戲、高甲戲……。日治時期，在《臺灣日日新報》的紀錄中，則多以「本島人音樂團」稱之：

〈是夕非夕〉臺灣各處之本島人音樂團，非常盛況，其團員即所謂為子弟者，性頗闊綽，此回對於汕頭之卹災豪捐金何不大大的奮發。（不著撰人 1922a）

從這篇報導可知，本島人音樂團在日治時期盛行於全臺各地，團員稱為子弟，財力雄厚，可豪捐救災款，屬於上層社會階級，其事蹟常見於新聞報導。1923年9月1日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災後可見大稻埕的靈安社、共樂軒、平安樂社捐助善款的新聞，顯示出這些子弟軒社的財經實力與社會地位。

〈平樂社之義捐〉臺北平安樂社音樂團因對京濱震災慘禍，深表同情，團員協議，共釀金五拾圓，昨日携交本社，以為義捐，其志可嘉。（不著撰人 1923a）

〈靈安社之捐出〉既報此回內地地震災捐出，艋舺各音樂團，皆非常踴躍，稻江各音樂團亦然，聞靈安社捐出五百圓云。（不著撰人 1923b）

〈音樂團之捐出〉大稻埕音樂團共樂軒日前對於東京大震災，亦捐出百十圓，洵美舉也。（不著撰人 1923c）

以上4筆《臺灣日日新報》史料，體現出音樂團的組成與特徵，日治時期本島人聚居，商貿鼎盛之地，即大稻埕地區，因此街區裡的軒社

活動也最為繁盛。根據徐亞湘的研究，日治時期政局安定、社會進步，提供子弟快速的發展空間，因此軒社數量激增，有以地域角頭為基礎而成立者，亦有因同業而組織者。其中以「靈安社」、「共樂軒」、「德樂軒」、「平樂社」、「金海利」的組織最大、財力最豐、活動力最強，有「臺北五大軒社」之稱（徐亞湘 2002: 57）；亦有將前 4 間軒社稱為「臺北四大軒」（林冠慈 2009）的說法。

除了著名的四大軒或五大軒，根據筆者統計，在《臺灣日日新報》中曾報導過的大稻埕子弟軒社約 40 餘間，包括靈安社、平（安）樂社、共樂軒、德（得）樂軒、興義團、遊華園、新（安）樂社、金海利、金萬成、集英郡、雙連社、慶安（樂）社、北門郡、國興社、福興社、清和社、聚樂軒、聚安社、建興社、漢義社、南樂社、玄賢堂、從樂軒、國美成、輪（綸）安社、鵬遊樂社、清義音、和樂社、南興社（新南興社、舊南興社）、中華軒……等，以上大致以演奏北管為主。此外還有學習南管、什音的子弟團：同麗軒、龍絃堂、集絃堂、清華閣、清花閣、泉什（十）音、聞絃社。學習外江、京調的子弟團：萃英社、雙鳳社。學習白字戲（歌仔戲）的子弟團：龍鳳社、三和社。最後，與大稻埕接壤的大龍峒軒社，也時常被歸類在一起，例如：龍（隆）華軒、保安社、和華樂社、雙鳳社、清義軒。

藉由上述統計，可見大稻埕子弟軒社發展之蓬勃，音樂類別也很多元，又以北管為大宗，約佔 70%，高於 20% 以下的南管，以及僅佔 5% 的外江和白字戲，且前述之四大軒、五大軒也都屬北管軒社，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北管為題，係最能代表與呈現日治時期大稻埕子弟軒社的聲音，為這個「本島人街區」形塑出特殊的聲音景觀。

不過此番統計仍有其限制，應先予以說明，也更符合子弟軒社實際運作的情形。首先，報導中的錯漏與誤繕不容忽視，許多軒社名稱過於相似雷同，以致難以辨別，例如彰化同樣有一個聚樂軒、嘉義也有一個同名的和樂社。該軒社是否確實屬於大稻埕，也不容易判斷，例如艋舺的義安社、義英社、晉義軒，在日日新報中就時常被歸類為大稻埕音樂團。其次，大型的子弟軒社，通常都屬於複合型組織，不僅僅從事單一類別的展演，例如靈安社就擁有神將、北管、西樂、什音團，共樂軒則擁有神將、北管、西樂、獅團等組織（傅明蔚 2014：71、223-226）。同麗軒在 1923 年 4 月裕仁皇太子訪臺的奉迎紀錄中是北管陣頭（邱坤良 1992：252-255），但到了 1931 年 6 月賀陽宮恒憲王的奉迎紀錄中變成了南管陣頭，同篇報導中，甚至將臺北泉什音紀錄為南北管陣頭（不著撰人 1931a）。以上或許是誤植，也或許該軒社確實擁有兩種以上的展演能力，畢竟當時流行的南管、北管、外江、什音、白字戲、西樂等樂種，以及神將、神轎、獅陣、龍陣、藝閣（詩意閣）等陣頭，都是子弟軒社可自由選擇籌組的項目，並隨時間環境而改變。

以北管演出為主的子弟軒社，按《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數量由多到少排序，統計如表 1，累積 5 筆以上報導的軒社，共有 20 個，後續將以這些有明確紀錄的軒社為主要分析對象。

表 1 《臺灣日日新報》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報導篇數統計表

編號	軒社名稱	報導篇數	編號	軒社名稱	報導篇數
1	共樂軒	104 筆	16	同麗軒	7 筆
2	靈安社	83 筆	17	國興社	6 筆
3	德（得）樂軒	65 筆	18	鵬遊樂社	5 筆

4	平(安)樂社	56筆	19	北門郡	5筆
5	集英郡	28筆	20	雙蓮社	5筆
6	新(安)樂社	25筆	21	金海利	4筆
7	福興社	17筆	22	建興社	2筆
8	興義團	15筆	23	漢義社	2筆
9	遊華園	15筆	24	聚樂軒	1筆
10	慶安(樂)社	14筆	25	聚安社	1筆
11	金萬成	12筆	26	玄賢堂	1筆
12	南樂社	10筆	27	從樂軒	1筆
13	南興社 (新南興社) (舊南興社)	10筆	28	國美成	1筆
14	清和社	8筆	29	清義音	1筆
15	輪(綸)安社	7筆	30	中華軒	1筆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根據表 1 的統計結果，報導篇數最多的前 4 名，分別為共樂軒、靈安社、德(得)樂軒、平(安)樂社，篇數都在 50 筆以上，與「臺北四大軒」的說法不謀而合，更代表了大稻埕、大龍峒地方信仰中心與子弟軒社間的緊密連結。大稻埕的三大信仰中心為霞海城隍廟、慈聖宮、法主公廟，可分別連結至靈安社、平(安)樂社、共樂軒三個子弟軒社；而與大稻埕因「頂下郊拼」歷史事件形成共同祭祀圈的大龍峒，其信仰中心保安宮，則可連結至德(得)樂軒。

1853 年(咸豐 3 年)艋舺地區由泉州晉江、惠安、南安組成的三邑人，與泉州同安人發生激烈械鬥，史稱「頂下郊拼」。依據臺北市志的記載：

淡水漳、泉等四縣籍居民分類械鬥，燬新莊艋舺縣丞署、海山

堡潭底公館，大加蚋之八甲莊（今龍山區柳州街一帶）及艋舺師廟焚燬，同安人敗走大稻埕建新市街，或逃至大龍峒擇屋而治。（臺北市政府 1989：56）

大龍峒同屬泉州同安人的聚居地，因此在頂下郊拚中失敗的同安人，多逃至大龍峒尋求庇護，大龍峒也實際參與了這場械鬥，保安宮後殿的「保恩堂」現仍供奉「義勇公」，牌位書「同邑義勇壯士為本宮械鬥犧牲先烈神位」；另有供奉「池頭夫人」，亦為頂下郊拚中示警犧牲的孕婦。惟大龍峒當時開發已近飽和，部分同安人遂移往大稻埕重建市街，1855年（咸豐5年）大稻埕慈聖宮落成，天上聖母即由保安宮遷祀（廖武治 2005：146-155）。而在頂下郊拚中，從八甲莊遷出的霞海城隍，則在1856年（咸豐6年）由海內會陳姓族人和地方善信發起建廟，三年後落成，配殿中亦供奉「海內會義勇諸公之祿位」紀念為械鬥捐軀者（謝宗榮、李秀娥 2006：22-25、60-61）。

由上述歷史可知，大稻埕與大龍峒地區在同籍同鄉的基礎上，透過頂下郊拚的歷史集體記憶，形成了交錯緊密的祭祀圈。根據林偉盛（1993：160-165）的研究，清代臺灣長期的分類械鬥，阻止了各籍居民融合，建立街庄皆以同籍為主，劃分畛域、互不往來。日治時期，大稻埕與艋舺地區兩地區民仍然互相敵視，顯示地緣的分類並未消失，而且是以現居地團結為原則。子弟軒社與神明會、祭祀圈形成的基礎相同，皆仰賴同信仰者、同鄉者、同街庄者、同職業者、同階級者、同趣味者團結組織成社群（林曉英 2002：51）。即使日治時期音樂團已經沒有清代械鬥的煙硝，但拚館或爭奪優勝賞旗之事仍時有報導，這些軒社

團結了現居地的不同人群，也延續了信仰的地域性，形成固定的主體，在固定的街庄內，環繞著祭祀年例，反覆進行北管排場、出陣遶境、演出子弟戲等活動，營造獨特的聲音景觀。

子弟軒社為地方信仰中心的神明聖誕祭祀遶境，保佑街庄合境平安而創立，各種活動依循宮廟主神、軒社主神和陪祀神明的年例舉辦，並搭配相對應的神將出陣遶境。以下將日治時期最活躍的「臺北四大軒」與地方信仰中心之關係，彙整如表 2，說明大稻埕歷史最悠久的 4 間子弟軒社，如何與在地宮廟緊密連結，又相互獨立運作。

表 2 臺北四大軒與地方信仰中心關係表

軒社名稱		靈安社	平(安)樂社	共樂軒	德(得)樂軒
成立年份		1871 年 (清同治 10 年)	1908 年 (明治 41 年)	1921 年前 (大正 10 年前)	1924 年前 (大正 13 年前)
地理位置 (1922 町名 改正後)		永樂町 二丁目	日新町 三丁目	太平町 二丁目	大橋町 一丁目
地方 關係 宮廟	宮廟 名稱	大稻埕 霞海城隍廟	大稻埕 慈聖宮	大稻埕 法主公廟	大龍峒 保安宮
	宮廟 主神	霞海城隍	天上聖母	法主聖君	保生大帝
軒社 神明	地方 神明	霞海城隍 天上聖母	霞海城隍 天上聖母	霞海城隍 法主聖君	保生大帝
	戲曲 之神	西秦王爺	西秦王爺 田都元帥	西秦王爺 田都元帥	西秦王爺 田都元帥
	神將	謝、范將軍 文、武判官	謝、范將軍	謝、范將軍	楊、李元帥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靈安社、平樂社分別成立於 1871 年（清同治 10 年）以及 1908 年（明治 41），係根據《臺灣日日新報》所載回推所知：

〈靈安社紀念祭〉稻江靈安社，係崇祀霞海城隍神前七爺八爺之團體，其創立至本年已五十年，該社關係者，爰定本日午後六時，開紀念會於東會芳旗亭，又該會新裝文武判兩尊，亦於本日開光云。（不著撰人 1922b）

〈平樂社祝宴〉大稻埕音樂團第九組平樂社，本年為其創立滿十二個年，其團體中人相謀，去二十五日午後六時，開祝宴於江山樓，他組之音樂團連合，贈以內地式方旗二旒，及演本島劇一臺，為之祝賀云。（不著撰人 1921a）

根據上述報導，可推斷兩軒社成立的時間點，並確認靈安社乃霞海城隍與前的子弟團，原有七爺八爺神將，1922年（大正11）又新裝文武二判官神將。而兩篇報導中出現的東會芳、江山樓分別位於太平町及日新町，都是日治時期最負盛名的臺灣料理酒家，商賈富紳薈萃，彰顯著子弟的社經地位。此外，凡軒社社慶多有排場演奏，更盛者則有演戲，上述平樂社祝宴便有演本島劇一臺，推測即為北管子弟戲。

共樂軒、德樂軒成立的年份則無確切文獻可供推斷，在《臺灣日日新報》中兩軒社最早的報導分別見於1921年（大正10）及1924年（大正13），皆已是組織完備、交陪廣闊的軒社，摘錄如下：

〈加入賽會〉稻江音樂團第三組共安社共樂軒，日前迎請基隆靈安郡謝范二將軍及招到聚樂社北管，欲加入本日之城隍遶境行列云。（不著撰人 1921b）

〈保安宮新獻神像〉稻江音樂團德樂軒此次于對岸新塑楊李二神將，進獻大龍峒保安宮，為保生大帝遊境時，作護駕神將，以壯觀瞻，經于一昨晚在保安宮開光，演戲祝賀，該裝塑神像及盔甲，聞開費六百餘圓外又新購繡旗八面，將于本日參加城隍遶境云。（不著撰人 1924a）

以上兩篇報導刊登日期皆為當年度的農曆 5 月 13 日，係霞海城隍聖誕，顯示共樂軒、德樂軒均有參與霞海城隍遶境活動。另依表 2 所示，共樂軒奉祀神將為謝、范將軍，與靈安社、平樂社相同。在臺灣民間信仰中，謝、范將軍又稱七爺、八爺，傳說七爺、八爺自幼結義，八爺因信守承諾在雨中溺斃，七爺悲痛吊死於橋柱，閻王爺嘉勛其信義深重，命祂們在城隍爺前捉拿不法之徒。因此謝、范將軍為城隍爺的陪祀神明，在遶境出巡時，為城隍爺開路（黃伯芸 2006：56）。

從共樂軒、靈安社、平樂社皆有奉祀謝、范將軍，可見城隍信仰對大稻埕軒社的影響力，無論其所依存之廟宇主神為何，雕塑一對謝、范將軍神將，在農曆 5 月 13 日參與霞海城隍遶境，是該地區軒社的特色。民國後所謂大稻埕「八大軒社」，便是以八間軒社皆擁有謝、范將軍神將出陣而聞名，其中除了明光樂社、清心樂社是民國後成立，其餘靈安社、平樂社、共樂軒、新樂社、保安社、雙連社等六間軒社，在日治時期便十分活躍，許多活動均可見於《臺灣日日新報》。

神明遶境出巡，以神將為神轎開路，神將前再設北管樂隊，是臺灣最常見的儀仗陣頭，因此子弟軒社同時培養神將與北管兩種技藝班底，

便十分合理，符合子弟軒社組成的實際需求。而軒社神將的選擇，則與其所依存的關係宮廟或地方信仰中心有關，除了謝、范將軍，前述靈安社新裝的文、武判官，也與城隍信仰密不可分，德樂軒 1924 年（大正 13）新塑楊、李元帥，則屬於保生大帝的配祀神明，以二郎神、三太子作護駕神將，以壯觀瞻。

從上述北管子弟軒社與地方信仰中心密切的奉祀關係中，可以發現軒社與宮廟、神明會相同，皆具有臺灣民間宗教團體之內涵與功能，由信眾組成社群供奉主神及其陪祀；以表 2 為例，臺北四大軒中皆於廳堂神龕供奉西秦王爺，平樂社、共樂軒、德樂軒同時供奉田都元帥，再者會供奉地方宮廟的霞海城隍、天上聖母、保生大帝或法主聖君。在子弟軒社奉祀的神明中，最能凸顯其與地方宮廟、神明會差異性的，則屬戲曲之神——西秦王爺、田都元帥；戲神信仰讓這些軒社別具特色，並在娛神且娛人的音樂戲曲實踐中，具有宗教團體和音樂團體的雙重身份與特徵，因此，在日日新報的紀錄中，經常以「音樂團」稱之。

子弟們也透過虔敬的戲神信仰，強化自身對戲曲音樂的重視，1927 年（昭和 2）《臺灣日日新報》中關於慶安社的報導，便將子弟軒社供奉戲曲之神的組織特色顯露無遺：

〈慶安社祭典〉稻江木工、鉛工、表工三工友會，合設音樂部慶安社，昨二十六日午後，在該工友會事務所，舉西秦王爺祭典，即於六時飲福，頗形熱鬧云。（不著撰人 1927a）

農曆 6 月 24 日為西秦王爺聖誕，係該年的 7 月 22 日，故上述報導

應為西秦王爺聖誕祭典，亦可以此信仰推斷慶安社為北管子弟軒社。此外，報導中也指出，慶安社由木工、鉛工、表工組成，屬於工友會轄下的音樂部，這種以同業型態組織而成，非依存於宮廟的子弟軒社，也是重要的組織類別。慶安社在日日新報中的報導計有 14 筆，屬於十分活躍的軒社，曾參與法主公、五谷先帝、¹ 金協和媽祖的遶境，亦曾於始政紀念獻技，並加入日本皇室成員來臺的奉迎行列，而除了出陣之外，聚集在工友會事務所裡的音樂部北管子弟們，平時的練習和祭典的排場，都造就了大稻埕更為豐富的聲音景觀。

以同業型態組織而成的子弟軒社，在商業薈萃的大稻埕，尚有屠商組成的金萬成、漁商組成的金海利、泥水工組成的興義團、銀樓組成的萃英社等等，最為興盛的茶商，則多擔任軒社的頭人，例如「錦記茶行」陳天來、陳清秀父子便曾任靈安社、共樂軒的頭人（傅明蔚 2014：180）。以下節錄 1924 年（大正 13）日日新報中首篇關於金萬成的報導，可窺見日治時期同業型態社團之興盛。

〈屠商宴客及迎神〉大稻埕屠商金萬成號，因去十七日，為該號開業五十六週年紀念日，乃於是夜，招待商界中人百有餘名，假江山樓，開紀念宴，席間紅裙周璇，盡歡至十時餘始散，又諸屠商，因此次新雕溫趙二將軍，亦於是日恭迎，藝閣、鼓樂，逶迤相接，極一時之盛云。（不著撰人 1924c）

1 《臺灣日日新報》有關保安宮「五谷（穀）先帝」之報導，均採用俗字「谷」，而非今文「穀」，如〈五谷先帝繞境先聲〉（不著撰人 1927d）、〈五谷先帝繞境路關〉（不著撰人 1927f）等，為行文流暢，本文謹以「五谷先帝」稱之。

金萬成奉行業神玄天上帝為主神，為紀念開業 56 週年，新雕溫趙二將軍神將，並以藝閣、鼓樂等陣頭相迎，遶境結束後，晚上在江山樓辦桌設宴，商賈雲集、賓主盡歡。這篇報導詳盡描述了一場慶典，如何緊密結合了商業、信仰與藝術，呈現出臺灣社會傳統社團的特色，以及民俗活動的基本型態。依據 1930 年臺北市地圖，金萬成位於太平町六丁目 83 番地與蓬萊町 104 番地交界處，文盲啞學校旁，現今地址為臺北市民權西路 184 巷 1 號，目前內政部寺廟登記為「財團法人臺北市金萬成團」，主祀神明仍為玄天上帝（財團法人臺北市金萬成團 2021），1928 年曾與大龍峒金獅團共赴阪神博覽會展覽的溫趙二將軍（不著撰人 1928a），迄今仍有機會見到祂們伴隨著北管鼓吹樂在大稻埕穿街走巷，在逶迤相接的陣頭中威風凜凜的身影。

針對日治時期盛極一時的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綜合上述史料，並延伸邱坤良等學者對子弟團性質的論述，彙整製成圖 1，說明臺灣歷史上幾乎每個鄉鎮、角頭都曾出現的自願性社團，其功能為保留並延續屬於該社群的傳統文化（邱坤良 1992：6）。換言之，子弟軒社係以民間信仰為基礎，與地方信仰中心緊密連結，輔以地方角頭的商業行為，透過學習傳統音樂、戲曲、神將技藝等表演藝術，凝聚成員情感與活動，而組成的社團。此外，子弟軒社通常具有龐大的財力，會訂製繡旗、彩牌、西燈、花籃鼓架、雕花鑼桿、神將頭盔、服飾、各式樂器等傳統工藝品，不僅致力於表演藝術，也促進了工藝藝術的發展，在探討聲音景觀之時，北管子弟軒社為大稻埕帶來的，無疑還有視覺上的華麗饗宴。下節便先針對《臺灣日日新報》中與信仰相關的活動報導，持續探討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的聲音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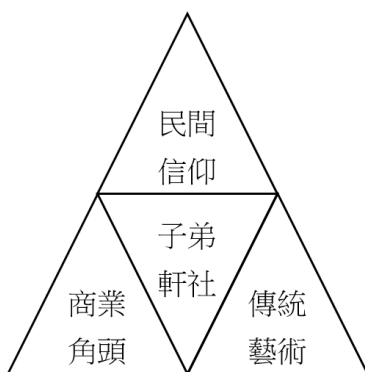


圖 1 子弟軒社的組織緣起與特性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三、子弟聲景：遶境建醮與演戲

宗教活動無疑是子弟軒社最核心的業務，亦是軒社設立的宗旨，北管子弟透過經年累月的遶境、建醮與演戲，實踐民間宗教的信仰與儀式。盤點《臺灣日日新報》中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的相關報導，可整理出 7 大類型與宗教相關的活動，分別是：大稻埕霞海城隍遶境、法主公遶境、大龍峒保安宮五谷先帝遶境、茶商金協和媽祖遶境、大稻埕慈聖宮建醮，以及軒社內部的祭典和參與外地的迎神活動。由於這些報導皆與地方信仰密不可分，並依照宗教年例進行，以下，謹以「宗教活動」論述之。宗教活動的報導統計如表 3，列舉出報導篇數最多的 20 間軒社，劃分 7 大類型的宗教活動，分別統計新聞則數，可知宗教活動的相關報導，佔總報導篇數的 60%，顯示宗教活動的實踐，在這些軒社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由於宗教活動佔大宗，因此北管子弟軒社塑造的聲音景觀，通常是動態的、具有期間限定性的，例如：遶境出陣便是動態的，當中包含了聽覺與視覺的體驗；建醮時的紅壇與演出子弟戲時的戲臺，屬臨時性的場域，要在特定的期限內完成儀式和表演。社館內神龕前配合年例的排場，則於神明聖誕、年尾謝平安、新春賀正、社團週年慶典等固定日期舉行。這意味著子弟聲景是在儀式過程（ritual process）中產生的，此階段可謂分離（separation）日常生活的非常時期，即儀式的中介狀態或闕限階段（liminality），具有神聖的特質。

因此，筆者認為大稻埕北管子弟的傳統聲景，是在宗教活動進行時，於一定的時間、空間範圍內，形成的一種獨特聲音景觀，限定在大稻埕人文地理、宗教地理與自然地理交織而成的特殊闕境（liminality）內。子弟們處於一種集體中介狀態（collective liminality），具有集體中介性（communitas）；子弟軒社也可視之為「永久中介團體」，擁有緊密的社群精神、強大的社會凝聚力。²繼而形塑出大稻埕這個傳統本島人街區的聲景，這當中不僅有北管的鼓吹牌子、弦索唱曲，也夾雜了儀式過程中的鞭炮、煙火、人聲吆喝、藝閣音樂等除煞讚境的各種聲響。

2 此處參考宗教人類學對儀式過程（ritual process）的分析（Victor Turner 1969：95），以及儀式過程中的集體中介狀態（collective liminality）、集體中介性（communitas）的定義（Conrad Phillip Kottak 2005：331）。

表 3 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宗教活動報導比例表

編號	報導內容及年份 軒社名稱 及篇數	大稻埕 霞海城隍 遶境	大稻埕 法主公 遶境	大龍峒保 安宮五谷 先帝遶境	金協和 鄉祖遶境	慈聖宮 建醮	軒社內部 祭典	參與外地 迎神	宗教活動 報導篇數	總報導篇 數	宗教活動 報導比例
		1921 1935	1926 1935	1924 1931	1927	1924	略	略			
1	共榮軒	29	4	1	6	4	0	29	73	104	70%
2	靈安社	33	2	3	0	4	7	11	60	83	72%
3	德(得)樂軒	21	6	0	1	4	14	6	52	65	80%
4	平(安)樂社	11	7	1	0	4	1	6	30	56	54%
5	集英郡	2	9	1	4	0	1	3	20	28	71%
6	新(安)樂社	5	0	1	1	0	0	3	10	25	40%
7	福興社	2	7	1	1	0	0	0	11	17	65%
8	興義團	4	1	1	0	2	0	1	9	15	60%
9	遊華團	3	1	1	0	1	0	0	6	15	40%
10	慶安(樂)社	2	1	1	3	0	1	2	10	14	71%
11	金萬成	2	0	4	0	0	2	0	8	12	67%
12	南樂社	2	1	1	0	0	0	0	4	10	40%
13	南興社 (新南興社) (舊南興社)	2	6	1	1	0	0	0	10	10	100%
14	清和社	2	0	1	0	0	0	0	3	8	38%
15	輪(輪)安社	1	0	1	1	0	0	0	3	7	43%
16	同慶軒	1	0	1	0	0	0	0	2	7	29%
17	國興社	3	0	0	0	0	0	0	3	6	50%
18	聯遊樂社	2	0	1	1	0	0	0	4	5	80%
19	北門郡	3	0	0	0	0	0	0	3	5	60%
20	双蓮社	3	0	0	0	0	0	1	4	5	80%
宗教活動報導平均比例									60%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表 3 顯示，子弟軒社最常參與的宗教活動當屬遶境，也最常見於日日新報的報導。1921 年（大正 10）至 1935 年（昭和 10），共計 15 年間，每年都有霞海城隍遶境的相關報導，從無遺漏，可見日治時期連鐵路都要加開班次的「五月十三人看人」城隍遶境的確遠近馳名，是臺灣社會的大活動（不著撰人 1933）。而表 3 所列舉的 20 間軒社，也都至少有

一篇關於城隍遶境的報導提及該軒社名稱，有些是條列在遶境名單中，有些則是報導該軒社獲得優勝獎賞；霞海城隍的輿前子弟團靈安社，更有高達 33 篇與此相關的報導，共樂軒、德樂軒亦曾被城隍遶境的新聞提及 20 次以上。

在關於霞海城隍遶境的報導中，以 1929 年（昭和 4）最為詳盡，自 6 月 4 日至 7 月 29 日共累積 14 篇新聞，當中包括參與軒社、贊助商行，行經路關、藝閣照片、祭典軼事等皆有報導。與子弟軒社最為相關的新聞標題分別為〈稻江城隍遶境預聞 各團暗中準備〉（不著撰人 1929a）、〈霞海城隍遶境先聲 共樂軒、靈安社、德樂軒活躍 各投數千金〉（不著撰人 1929b）、〈稻江霞海城隍祭典 燦行陣頭皆出新奇 萬國美人頗能解頤 地方參加團亦好評〉（不著撰人 1929c），其中又以〈霞海城隍遶境 音樂團及陣頭續報〉此篇介紹最多軒社，節錄如下：

大稻埕霞海城隍遶境，其熱鬧已如前誌，同日參加音樂團，及陣頭如下：音樂團大龍峒、宮前町、四崁仔、大橋町、和尚洲、北投庄各獅團。國興社，臺北織物商組合萬國美人吳服商催物福州團。集英郡、和興社、忠武社、復興義軒、清和社、六合軒、存義社、中樺軒、南樂社、南龍社、興義團、旭昇社、鵬遊樂社、福興社、同志軒、德樂軒、聚賢堂、清華閣、遊華園、泉什音（稻江）萃英社、聚樂社、新集社、會樂社、金海利團泉什音（臺北）、龍鳳社、雙蓮社、鐵樂社、三合社、北門郡、朝日運動靴西洋樂、慶安樂社、溪州底德樂社、保安社、福樂社、新安樂社、靈安社。藝閣，……德樂軒小閣十二閣，又大

閣一閣，基隆聚樂社水晶宮一閣，蟠桃會一陣，小閣美人（十六人）九曲黃河陣……新安樂社小閣美人八人，靈安社鳳二隻內加音樂，八美遊江蘇東坡遊七壁，小閣美人（十八人）云。（不著撰人 1929d）

從上述報導可見子弟軒社參與霞海城隍遶境之熱烈，不僅本地軒社，外地有交陪的軒社亦會前來讚境；然除了霞海城隍祭典，日治時期大稻埕法主公聖誕亦為盛事，同樣吸引外地子弟團獻技，也吸引著日日新報持續報導。根據筆者統計，關於法主公聖誕的報導，自 1926 年（大正 15）至 1935（昭和 10），連續 10 年未曾間斷，足見該活動之重要性。以下列舉一篇 1927 年（昭和 2）的報導，說明子弟軒社參與之踴躍：

〈子弟團獻技 前後三日間〉大稻埕法主聖君，將于本十九日繞境，聞北區音樂團體二十八團中。除靈安社外，概欲參加行列，而集英郡、福興社，尤各踴躍聘請他庄子弟團五六陣及蹈橈等，而詩意閣，約有二十餘閣。又子弟團，前後三日間，決在該廟前獻技，其團名如左：

十九日 大安新復興義軒

二十日 板橋安樂軒

二十一日 板橋平樂社（不著撰人 1927b）

這篇子弟團獻技的報導，具體呈現法主公祭典的樣貌，參與遶境的音樂團 20 團、藝閣 20 閣，除此之外，還邀請了外庄的子弟團 5、6 陣，

陣容十分可觀；又有三間交陪軒社在廟前獻技，也許是排場、也許是演戲，將子弟團努力準備祭典的情境，描繪得非常精彩。

此外，搭配表 3 的統計，可發現集英郡、福興社、南興社更常見於法主公遶境的相關報導中，而少見於其他宮廟的遶境活動。此三間軒社參與法主公遶境的報導篇數佔其宗教活動報導的百分比，分別為集英郡 45%、福興社 64%、南興社 60%。推測此三間軒社與法主公廟關係匪淺，可能是由法主公的信眾組織而成，而分析日治時期大稻埕法主公的信仰特徵，這三間軒社的成員，可能是安溪同鄉，也可能是茶商同業。依據筆者的田野調查，此三間軒社現已散館，僅餘部分神將及文物可尋，集英郡的虎馬二將軍神將，現仍供奉於法主公廟內，係集英郡與法主公廟淵源深厚的二重證據。南興社的謝范二將軍神將，則供奉於臺北中嶽殿，惟該廟興建於 1980 年代，與日治時期已相距甚遠，繡旗裝備更有散落轉賣的情形；福興社則已無人知曉，也未曾見過相關文物。因此，《臺灣日日新報》的紀錄雖為孤證，但仍是觀察子弟軒社與宮廟關係的重要線索。

日治時期大稻埕的繁盛，無疑與茶業密不可分，除了法主公，還有金協和媽祖，係由茶商主導的信仰。自 1919 年（大正 8）起，日日新報中便有關於金協和媽祖過爐的報導，爐主多為大稻埕茶行的支配人，每年透過擲筊選出。因爐主的經濟實力非凡，日治時期金協和媽祖的過爐儀式極其盛大，併同媽祖聖誕舉辦，規模如同宮廟遶境，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 1926 年（昭和 1）的爐主為「謙記茶行」，〈舖家金協和聖母過爐準備〉報導指出「備金牌數面，極力鼓舞踵事增華……通知藝閣，已有三四十，其他樂隊陣隊，亦不計其數」（不著撰人 1926a）。

1927年（昭和2）由「錦茂茶行」任值東爐主，更是舉辦了盛大的遶境，也是文獻中已知日治時期最多子弟軒社參與的一場金協和媽祖活動，在〈金協和媽祖遶境順序〉報導中可見主辦方「錦茂茶行」邀請了54個音樂團，包括大稻埕的在地軒社，如表3所列之共樂軒、德樂軒、集英郡、新樂社、福興社、慶安社、南興社、輪安社、鵬遊樂社；也有來自外地的基隆得意堂、北投音樂團、士林蘭藝會、淡水和義軒等。報導中還特別標註「大鼓吹」、「大鼓」、「鐘鼓亭」等不同的音樂演奏形式，十分詳實（不著撰人 1927c）。

日治時期大稻埕按照年例舉行的重要遶境，還有大龍峒保安宮五谷先帝遶境，由米商、藥種商主導，其中包含子弟軒社的報導可見於1924、1925、1927、1929、1931年。當中又以1927年（昭和2）的報導最為豐富，自5月22日至5月28日共計6篇，分別報導了遶境陣容、路關、子弟團登臺開演、遶境當日的盛況，甚至附上2張藝閣的照片，詳盡介紹這場祭典。在遶境陣容部分，新聞標題為〈五谷先帝繞境先聲參加龍獅陣七陣 音樂團二十二團 詩意閣五十六閣〉，音樂團部分清楚列出22團：遊華園、靈安社、德樂社、清和社、綸安社、平樂社、南樂社、共樂社、隆華軒、慶安社、新樂社、福興社、同麗軒、興義團、集英郡、萃英社、鵬遊樂社、清義音、三合社、和樂社、南興社、中華軒；以上軒社名稱雖有誤繕，但仍不失為重要史料（不著撰人 1927d）。

另有一則報導〈子弟團登臺開演〉，則可看出1927年五谷先帝祭典之盛大，北管子弟軒社除了參與遶境，也登臺演出子弟戲：

大稻埕米商等，於二十六日，恭迎五谷先帝繞境，同日子弟團，

在高敬遠醫院前，登臺開演者如左：

二十六日 共樂軒

基隆得意堂

二十七日 靈安社（不著撰人 1927e）

不僅是大稻埕著名的共樂軒、靈安社登臺演戲，甚至邀請了基隆北管西皮派舉足輕重的得意堂來臺北演出子弟戲，足見當時宮廟、軒社、商號各方交陪的實力，也顯示子弟登臺的契機，往往與酬神密不可分。此外，報導寫在高敬遠醫院前演出，也是這次北管子弟登臺的亮點之一，臺灣婦產科先驅高敬遠醫師，1926年在永樂町一丁目21番地（六館街）開設了三層樓高的「高產婦人科醫院」，是臺灣第一家私人婦產科醫院（文化部 2019）。1927年藉由五谷先帝聖誕，北管子弟在新落成的醫院前熱鬧開鑼，呈現出漢人扮仙作戲的傳統，也顯示日治時期地方軒社與仕紳間密切的淵源。



圖 2 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中的高產婦人科醫院

資料來源：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中央研究院 2021a）。

說明：「1928 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綜上無論是霞海城隍、法主公、金協和媽祖、五谷先帝的聖誕遶境，儘管有些軒社已不復存在，儘管有些祭典規模已縮減許多，但歷經清代、日治時期迄今，有一點卻不曾改變，便是主要的遶境路徑。以日治時期為例，即使經過多次都市街道重劃，在年復一年的遶境中，大稻埕與大龍峒兩個街區仍緊密連結著，透過神明的腳步，反覆提醒與強化兩地居民在祖籍、信仰、商業等各方面，始終團結一致。以下透過 1927 年日日新報刊載的五谷先帝遶境路關，具體呈現兩地之連結，畫出陣頭的行進方式，試圖在地圖上聽見音樂團的足跡。筆者特選該篇茲以說明，其一為該篇文字精巧簡潔，較其他遶境路關淺顯易懂，其二則可與 1927 年「臺灣日日新報社」印製之「臺北市街圖」比對，路關報導節

錄如下：

〈五谷先帝繞境路關〉彙報五谷先帝繞境之中……時間勵行午
前正十一時，由保安宮取齊，然後啟程，經大龍峒街，直至中
北街，入舊媽祖宮口街，轉過建昌街入大稻埕驛鐵道邊，轉入
六館，過鴨寮街，直由南街，灣入太平町大道，最終在慈聖宮
空地，食點心入太平公學校，順途回本廟駐駕云。（不著撰人
1927f）



圖 3 1927 年（昭和 2）五谷先帝繞境路關圖

資料來源：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中央研究院 2021）。
說明：「1927 年臺北市街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
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本節最後，將以 1924 年（大正 13）慈聖宮建醮總結北管子弟軒社的宗教活動，及其所創造的獨特聲音景觀。慈聖宮於 11 月 1 日至 5 日舉行五天慶成建醮，為大稻埕日治時期文獻中已知最重要的建醮儀式，參與者眾，各行業商戶與重要的子弟軒社皆建有醮壇，可從壇名與位置釐清軒社對應之宮廟。依〈慈聖宮建醮順序〉所載：

現下稻江全街紳民團體，為該醮期迫切，經各巧凝意匠，造作醮壇，以期推陳出新，爭其闢巧。而商界一邊，更籌寓廣告意味，藉圖出人頭地，現各壇計畫及場地如左（如下圖 4）。（不著撰人 1924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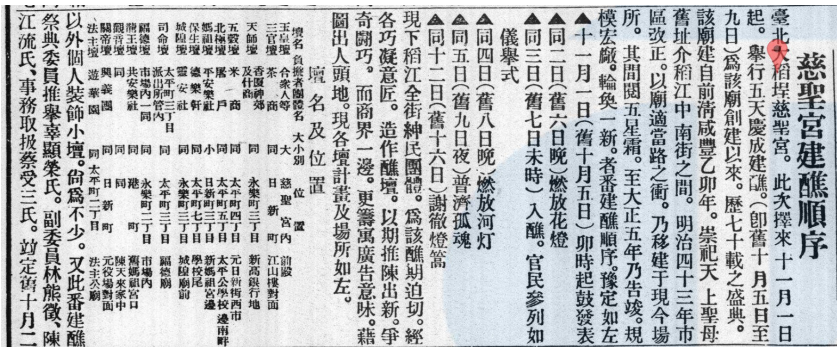


圖 4 1924 年（大正 13）慈聖宮建醮壇名及位置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1924d）。

筆者根據壇名及位置，將其標註於 1927 年臺北市街圖之上（圖 5），由玉皇壇至法主壇，分別編列 1 至 14 號如表 4：

表 4 1924 年 (大正 13) 慈聖宮建醮壇名及負擔者編號

編號	1	2	3	4	5	6	7
壇名	玉皇壇	三官壇	天師壇	五谷壇	北極壇	媽祖壇	保生壇
負擔者	合眾人等	茶商	香廈神郊及什商	米商	屠戶	平安樂社	德樂軒
編號	8	9	10	11	12	13	14
壇名	城隍壇	司命壇	福德壇	龍王壇	觀音壇	關帝壇	法主壇
負擔者	靈安社	派出所管內	市場內 一同	共安樂社	共安樂社	興義團	遊華園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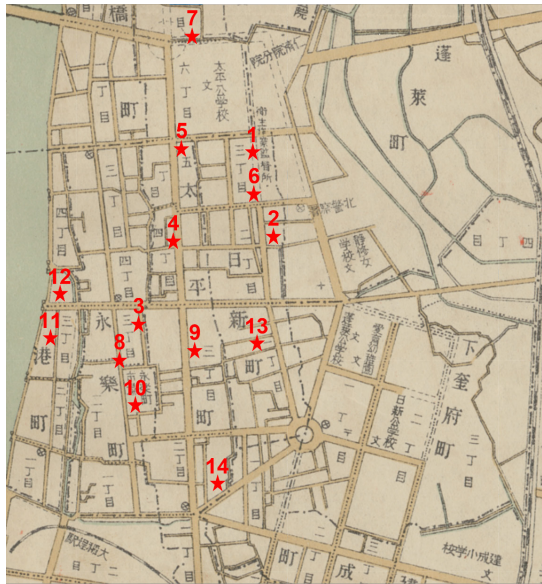


圖 5 1924 年 (大正 13) 慈聖宮建醮各醮壇位置圖

資料來源：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中央研究院 2021)。

說明：「1927 年臺北市街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從上圖可知日治時期大稻埕 6 個重要軒社的所在街區或活動範圍，以淡水河沿岸由西向東，分別是位於港町的共安樂社（共樂軒），位於永樂町的靈安社，位於太平町北邊的德樂軒、太平町南邊的遊華園，以及位於日新町北邊的平安樂社、日新町南邊的興義團。各軒社有相對應的宮廟主神，因此各有需要負擔的醮壇，例如平安樂社為慈聖宮媽祖的興前子弟團，因此負責媽祖壇。

醮壇內玲瓏珍寶無數，在〈稻江醮壇一瞥談 燦爛輝煌幾成不夜 書畫骨董搜羅殆盡〉報導中，便仔細描述了各醮壇內的景象，酌節錄媽祖壇報導如下：

▲ 媽祖壇 平安樂社所建，地址在新媽祖宮邊，壇分三層，中多排列書畫骨董，大花瓶二，古色蒼然，他有梁朝磁塔、魏朝古佛、隨朝石佛、印度古佛等聞皆距今數百年前，或千餘年前者，壁間懸有秦炳文氏山水，壇前亦闢有園池。（不著撰人 1924e）

透過報導中的描述，足見醮壇在視覺上的震撼，而在聽覺方面，雖著墨不多，但仍可窺見一二，摘錄靈安社與共樂軒兩段報導如下：

〈慈聖宮建醮之大觀〉在城隍廟邊，為靈安社之城隍壇，塞在面前左畔，而右又築兩戲臺，觀客入覽大不便，然其外觀亦頗壯麗也。（不著撰人 1924f）

〈共樂軒之奮發〉稻江音樂團共樂軒，對於者番慈聖宮慶成建

醜，異常奮發……復於於陳天來氏家中，設觀音壇，每夜奏西洋音樂。（不著撰人 1924g）

靈安社北管子弟頗具名氣，報導中寫城隍壇築有兩個戲臺，推斷建醮期間，靈安社有許多的演戲計畫，自家軒社的北管子弟戲，自然少不了，也可能邀請外地的交陪軒社前來登臺，而花錢請職業戲班，也頗為合理，職業戲班的戲路十分寬廣，京班、白字戲、高甲戲都有演出機會。此外，同時搭兩個戲臺，也有可能要展現「搭雙棚」的技藝，兩組前場演員共享中間一組文武場樂師來演戲，難度相當高，在北管子弟界，是極其彰顯軒社技藝、人力、財力的一種表演法。共樂軒的表演則更有新意，在觀音壇中演奏西洋音樂，形塑出完全不同的聲音景觀，日治時期子弟軒社的創新能力確實不容小覷。下節便針對北管子弟面對日本殖民政府以及現代化浪潮，所開啟的新型態展演進行分析。

四、現代化的聲景：唱片廣播與奉迎

日治時期的大稻埕是臺灣人的「本土社區」，也孕育了臺灣新文化運動，政治組織如「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工友總聯盟」都與大稻埕有地緣關係，近代的美術、音樂、文學、新劇、歌謠、電影等，亦於大稻埕蓬勃發展（莊永明 2012：94）。現代化的浪潮席捲大稻埕，加上日本官方的政策安排，傳統的子弟軒社從大正年間開始，開始參與了唱片錄製、登上了廣播電臺，1923 年（大正 12）至 1931 年（昭和 6）間參加了 6 次日本皇室的奉迎、奉祝儀式，甚至遠赴東京、

仙臺、阪神等地參展博覽會。由於這些北管活動過去不曾出現在軒社的宗教年例中，對北管子弟而言，在展演場域和目的方面都是有別於傳統的新模式，以下，筆者謹以「新型態展演活動」論述之。

以上紀錄皆可見於《臺灣日日新報》，而其中具有日本官方政令宣導成效的活動，報導尤為詳實，比例明顯偏高，考量日日新報係由殖民政府主導，擁有濃厚的官方色彩，故於新聞選取上有一定的偏好和限制。在此前提下，筆者統計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新型態展演活動報導如表 5，與上節表 3 相同，選取曾獲報導總篇數最多的前 20 間軒社，盤點各軒社受日本官方政策與現代化影響的報導內容，統計結果為新型態的展演活動，佔總報導篇數的 37%。搭配上節表 3 的統計數據可知，《臺灣日日新報》中呈現的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從事 60% 的宗教活動，37% 的新型態展演，剩餘的 3% 則是其他報導內容，例如捐款、賑災、社論、宴客等。

新型態展演，讓子弟軒社塑造出現代化的聲景，運用唱片、廣播等日治時期誕生的聲音媒體，將北管戲曲、音樂帶入新的平臺；另一方面，脫離宗教本質的遊行和展覽行為，則讓軒社的神將、北管進入純表演領域，作為一種單純的表演藝術或民俗技藝來展演，而非作為建醮、遶境中的宗教儀禮或儀式音樂。這些日治時期的重要變革，拓展了子弟軒社的業務範圍，在成立之初的宗教職責外，增添了其他功能，雖然不乏殖民者企圖展示的臺灣意象，但依然賦予子弟軒社在大正至昭和初年蓬勃發展的契機，同時留下豐富的文獻紀錄，供後人解讀。以下將根據表 5 中歸納之北管子弟軒社的新型態展演，大致依時間順序說明，共分為 7 大類型：奉迎及奉祝催物、三十週年始政紀念、臺灣神社祭典、日本博

覽會參展、納涼展與國產展覽會、蓄音器歌曲盤廣告、JFAK 廣播節目。

表 5 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新型態展演活動報導比例表

編號	報導內容 及年份 軒社名稱 及篇數	奉迎及奉 祝催物	三十週年 始政紀念	臺灣神社 祭典	日本 博覽會 參展	納涼展 與國產 展覽會	蓄音器 歌曲盤 廣告	JFAK 廣播節目	新型態 展演活 動報導 篇數	總報導 篇數	新型態 展演活 動報導 比例
		1923 1931	1925	1924 1926	1925 1928 1929	1927 1930	1926 1927 1931	1929 1943			
1	共樂軒	8	4	2	2	2	3	1	22	104	21%
2	靈安社	6	1	2	0	6	1	3	19	83	23%
3	德(得)樂軒	9	1	1	0	0	0	1	12	65	18%
4	平(安)樂社	7	1	0	1	11	0	1	21	56	38%
5	集英郡	2	0	0	0	0	5	1	8	28	29%
6	新(安)樂社	6	1	1	2	0	0	0	10	25	40%
7	福興社	3	0	1	0	0	0	2	6	17	35%
8	興義團	4	1	1	0	0	0	0	6	15	40%
9	遊華園	5	0	1	0	0	0	2	8	15	53%
10	慶安(樂)社	3	1	0	0	0	0	0	4	14	29%
11	金萬成	2	0	0	2	0	0	0	4	12	33%
12	南樂社	3	1	1	0	0	0	1	6	10	60%
13	南興社 (新南興社) (舊南興社)	0	0	0	0	0	0	0	0	10	0%
14	清和社	4	0	1	0	0	0	0	5	8	63%
15	輪(綸)安社	3	0	1	0	0	0	0	4	7	57%
16	同麗軒	5	0	0	0	0	0	0	5	7	71%
17	國興社	3	0	0	0	0	0	0	3	6	50%
18	鵬遊樂社	0	0	1	0	0	0	0	1	5	20%
19	北門郡	2	0	0	0	0	0	0	2	5	40%
20	双蓮社	1	0	0	0	0	0	0	1	5	20%
新型態展演活動報導平均比例										37%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奉迎及奉祝催物，主要包含 4 次日本皇族來臺視察的奉迎行列，以及 2 次日本皇室典禮的奉祝行列。日本皇室象徵著統治權力，對帝國至

關重要，因此日治時期的臺灣，有許多與皇室相關的活動，影響子弟軒社最深的，便是加入催物行列。首先是日本皇族來臺視察，從 1901 年（明治 34）北白川宮能久妃富子出任臺灣神社大祭勅使，至 1941 年（昭和 16）閑院宮春仁王伉儷在各地視察為止，共計 27 位、計 34 次。視察期間，會舉辦一系列奉迎活動，「奉迎」指上對下的迎接，皇族為日本帝國地位最高者，因此所有臣民均為奉迎者。奉迎行列中會安排各種「催物」，是指眾人所聚集的儀式或活動，伴隨著許多的演藝和展示（陳煒翰 2011：24、77、104）。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文獻所示，召集大稻埕子弟軒社參與的奉迎活動共有 4 次，作為催物，用漢人的傳統民俗表演，展現臺灣風情，同時滿足皇族的好奇心。在奉迎活動中安排北管演奏，自 1901 年日本皇族第一次來臺訪視便有紀錄〈妃殿下の御巡覽〉，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妃在總督府欣賞了三首北管曲「第一渭水河（男女合奏）第二長板橋に主を救ふ（男曲）第三天水關（女曲）」（《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1 年 10 月 31 日，02 版）。考量括號內註記了女性演奏者，推斷屬於藝姐的演出，而非北管子弟軒社，因為日治時期的軒社，係以男性為主體的社團。³

1923 年（大正 12）東宮裕仁親王（皇太子）蒞臺，是大稻埕子弟

3 根據潘汝端〈臺灣女性參與傳統南北管館閣活動之研究〉：一般北管館閣能夠接受女性進入日常參與的時間，是在 1990 年代前後，1960、70 年代則有零星女性搬演子弟戲的紀錄，例如基隆暖暖靈義郡、臺中南屯景樂軒（潘汝端 2017：7）。1984 年教育部出版《中國民間傳統技藝論文集》，田野紀錄 1970、80 年代臺灣「學習北管者清一色均為男性，未曾聽有女性習此樂的吹奏」、「技藝人才均以務農為多」，也顯示遲至 1980 年代，北管仍以男性演奏者為主體，在現代化、都市化影響下，農村人口外移，女性才陸續進入北管社團（教育部 1984：199）。另一方面，以臺北靈安社為例，1975 至 1980 年邱坤良教授率領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中國戲劇組學生，展開為期 5 年的「大學生靈安社行動」，女學生始得進入子弟軒社（邱坤良 2020：24、381）。

軒社首次參與奉迎活動，5月4日〈催物審查決定〉報導了頒發紀念賞品的內容，包括舩舩、大稻埕的詩意閣、音樂團，以及神龍獻瑞等催物的等第，節錄如下：

〈催物審查決定〉……又大稻埕之音樂團，則清華閣、靈安社、共樂軒、平樂社、德樂軒為甲，其他為乙。……賞品由市奉迎委員給與，詩意閣以紀念銀盃，音樂團以紀念旗，皆為特製，又皇太子下御賜金千圓。（不著撰人 1923d）

由各軒社的北管、神將，搭配各式繡旗組成的陣頭，在評鑑制度之下，無不奮發爭取榮耀，如此精彩的、具有臺灣特色的催物，想必十分受到奉迎委員會青睞，接續又於 1925 年（大正 14）秩父宮雍仁親王、1929 年（昭和 4）東伏見宮依仁親王妃周子、1931 年（昭和 6）賀陽宮恒憲王的視察行程中，安排了音樂團展演。在秩父宮雍仁親王的奉迎行列報導中，還有一篇關於稻江音樂團的單獨報導，登載多間軒社，是重要的史料：

〈稻江奉迎行列詳報〉秩父宮殿下駕臨臺灣當日，大稻埕方面，欲供臺覽之奉迎行列，已如昨報。茲再將各音樂團，詳之於下，即祥龍獻瑞、靈安社、共樂軒、同麗軒、南樂社、德樂軒、平樂社、清和社、輪安社、遊華園、隆華軒、金萬成、新樂社、興義團、泉十音等。而詩意閣，合茶商公會、米商金萬順、及他個人所裝者，計十五閣。預定來三十日下午三時，音

樂團、詩意閣其他，集於新公園，同四時半出發云。（不著撰人 1925a）

三天後還有另一篇報導〈秩父宮臺臨續報／奉迎行列〉，紀錄本次奉迎的成果「殿下暨扈從諸員憑欄俯視，殿下神情欣快，尤數次下問，督府大僚，輒為說明云」（不著撰人 1925b）。顯示本島人音樂團、陣頭、詩意閣的表演，應該頗有看點，才會受到垂詢，並令雍仁親王神情欣快。

與奉迎相似的活動，則是配合日本皇室典禮舉行的奉祝行列，奉祝通常遍及全臺，各地都會舉辦提燈、煙火、音樂、演戲等慶祝活動，而日治時期重要的奉祝共有 2 次，分別為 1924 年（大正 13）皇太子殿下御成婚大饗宴之奉祝行列，以及 1928 年（昭和 3）天皇登基的御大典奉祝行列。在《臺灣日日新報》中皆有大稻埕音樂團參與其中的報導，例如〈各地奉祝彙報／稻江〉（不著撰人 1924h）、〈大稻埕奉祝催物優勝入選〉（不著撰人 1928b）、〈奉祝催物行列授紀念物〉（不著撰人 1929e）等，詳盡列出奉祝的時間地點、參與的軒社、優勝評選結果等資訊。

在與日本皇室典禮相關的奉祝行列之外，日治時期還有一場奉祝活動非常盛大，即 1925 年（大正 14）始政三十週年紀念，相關報導散見於 6 月 18 至 27 日間。各地都舉辦了始政祝賀式，包括展覽會、遞信映照活寫、蕃人跳舞、蛇皮公開觀覽、淡水河競渡、臺北橋及煙火等（不著撰人 1925c）。其中又以「媽祖遶境」和「音樂團獻技」與大稻埕子弟軒社最為相關，〈始政紀念與臺北市〉報導中列出詳細的媽祖路關，自太平公學校取齊，經大稻埕，後繞行至城內，最終於慈聖宮廟前解散，

並介紹臺南、北港、彰化、鹿港、關渡各宮天上聖母，均奉安於大稻埕慈聖宮內，以待遶境。音樂團在慈聖宮廟前獻技部分，推測為排場或演出子弟戲，節錄原文如下：

〈始政紀念與臺北市／音樂團獻技〉為奉祝起見，來二十日，大稻埕將迎媽祖遶境，各音樂團，正極力準備。竝于十七日起十日間，在慈聖宮廟前獻技，即十七日平樂社、十八日共樂軒、十九日慶安社、二十日靈安社、二十一日興義團、二十二日德樂軒、二十三日南樂社、二十四日新樂社、二十五日龍華軒、二十六日清華閣。（不著撰人 1925d）

如此陣仗的媽祖遶境和連續十日的音樂團獻技，十分罕見，以始政三十週年紀念為名，結合日本政府的政策，和臺灣社會的信仰，兩者相互拉抬之下，讓 1925 年的祝賀活動非常熱烈。子弟軒社籌備精彩的遶境、排場或演戲，既能達到始政紀念目的，又能在媽祖信仰上得到慰藉，在演奏的對象與宗旨上，統合了人與神的範疇，成為一場世俗與神聖並行的活動；遶境的範圍，也從傳統的大稻埕境域，拓展至臺北城內，賦予遶境儀式更多元的意義。

另一種展現日治時期子弟軒社新型態展演特殊性的活動，當屬臺灣神社祭典。大稻埕音樂團參與臺灣神社祭典的報導，可見於 1924 年（大正 13）10 月 26 日，以及 1926 年（大正 15）10 月 21 日，共 3 篇新聞。1924 年的報導特將「北町（大稻埕方面）」獨立敘述一段，節錄如下：

〈臺灣神社祭典彙報〉◇北町（大稻埕方面）では各戸國旗、提燈を掲揚し町内十四箇所に大提燈を掲げ要路五箇所に大國旗を交叉する本島人側の餘興としては二千名の音樂團，平安社、靈安社、共樂軒、福興社、清和社、從樂軒、倫安社、隆華軒、興義團、清華閣、國美成等出動し外に獅子陣人形大頭一陣、太鼓吹一陣……。〔不著撰人 1924i〕

本次臺灣神社祭典，大稻埕計有 11 間軒社、2000 名音樂團成員參與，推斷為基本的出陣形式，含有舞獅與北管鼓吹，惟報導中所述人形大頭陣，無法確認為舞獅陣中的大頭佛，或是指軒社的神將（大仙尪）。1926 年的臺灣神社大祭，則逢北白川宮大妃蒞臺，因此將奉迎與神社祭典併同舉辦，新聞標題為〈奉迎及神社祭典 本島固有催物決定 市民各熱誠籌備〉（不著撰人 1926b）、〈臺灣神社に臺北市の各町催物〉（不著撰人 1926c），報導中的音樂團計有德樂軒、新樂社、靈安社、平安社、遊華園、輪安社、清華閣等 7 間軒社。

然而，臺灣神社祭典與前述始政紀念迎媽祖，在本質上卻迥然不同，臺灣神社祭典除了同樣具有日本官方主導的政治色彩，更衝擊著子弟軒社原有的信仰體系；以政治力在臺灣民間宗教中加入日本神道教元素，讓這兩種既相似又相異的多神信仰，碰撞並存，然兩者是否能夠融合，實為宗教學之難題，暫且不論。不過，在上述的《臺灣日日新報》中卻看不到任何衝突之處，僅以「本島人固有催物」報導之，有意忽略子弟軒社的展演本質原帶有宗教性。

北管扮仙在燃放金紙鞭炮後，即為神明的代言體，獅陣的獅頭也是

開過光受香火供奉的神靈，而非道具，至於神將更是大尊的神明塑像，在臺灣民間宗教的信仰體系中具有神格與神職，出陣遶境要為主神引路，履行除煞安民的任務。若為臺灣神社祭典出陣，這些神將是為原本的主神引路，仍然作為城隍、媽祖、法主公或保生大帝的陪祀，還是會轉換為臺灣神社中祭祀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與開拓三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的陪祀呢？子弟軒社的謝范將軍、文武判官、楊李元帥的神職是否會隨著主神的改變而改變呢？

在日本政府強力的殖民政策下，筆者認為前述的問題大多被忽略或合理化，再加上現代化的展覽會，接連向傳統的子弟軒社發出參展邀請，神將與金獅出門一趟，到底還要不要履行神職，逐漸變得曖昧模糊起來。《臺灣日日新報》中，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新型態展演的第四種類型，便是子弟軒社偕神將前往日本參展的報導。

〈大阪展及神將〉大稻埕音樂團第十組新安樂社謝范二將軍，此次大阪展覽會，為該地吳服商高島主人聘往大阪賽會，該社社員，經準備一切，擬搭廿六日扶桑丸出發……。 (不著撰人 1925e)

首次為 1925 年（大正 14）新樂社前往大阪參加展覽會，受大稻埕吳服商人及總督府資助。1928 年（昭和 3）則接連有共樂軒前往仙臺參加東北產業博覽會、金萬成前往阪神博覽會的紀錄。共樂軒參展係由時任頭人的茶商陳清秀盡力促成，金萬成則與大龍峒金獅團攜手前往，回程時還有音樂團遊街相迎。

〈仙臺展業博覽 謝范二將軍臨席〉東北產業博覽會，將於四月十五日起，開于仙臺市督府及臺北州，大為盡力……組織東北產業博覽會後援會且得大稻埕共樂軒陳清秀氏及今野氏等盡力，決舉謝范二將軍赴會，藉以鼓吹臺灣館人氣……。 (不著撰人 1928c)

〈赴阪神博 金獅團由扶桑丸歸臺〉赴阪神博覽會之大龍峒金獅團，及金萬成溫趙二將軍等，經三十日午後，由扶桑丸歸臺，該地及其他有志，預備多數音樂團，將于本三十一日午後一時到臺北驛迎接，一路遊繞臺北城內、大稻埕，而後順歸大龍峒云。 (不著撰人 1928d)

最後一筆紀錄，是 1929 年（昭和 5）平樂社前往東京國技館臺灣博覽會的報導，由督府工商課主導，同場參展的還有三名本島美人。

〈國技館臺灣博 平安樂社 謝范二將軍出差〉來三月中開會之東京國技館臺灣博覽會，督府商工課，特囑挑選本島美人阿碧、愛月、阿糠三名上京幹旋。又稻江平樂安社之謝范二將軍，亦受聘欲往……。 (不著撰人 1929f)

子弟軒社偕神將赴日參展，以此呈現臺灣意象，自然是值得登上新聞版面的大事件，被選中的軒社無不倍感光榮，為自家神將穿新衣、添新帽不在話下，還要鑼鼓喧天的遊街昭告鄰里。時至今日，已成為軒社

界的集體記憶，在子弟間世代口耳相傳，上述4篇報導中提及的新樂社、共樂軒、金萬成、平安樂社，乃至於大龍峒金獅團，迄今都香火尚存，共樂軒與金獅團更是十分活躍，「咱日本時代有去過……」是這些軒社子弟們講古的共同起手式。⁴ 雖然此類行程蘊含了大量的政治意涵，諸如帝國對殖民地的想像、統治權力的象徵，觀眾獵奇的心態等等，但對民間軒社而言，歷史的重量似乎沒有那麼沉，近百年前的歷史事件，依舊為人津津樂道。

現代化的展覽會及各項會事，除了日本內地，在臺灣本島也曾盛大舉行，《臺灣日日新報中》中關於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參與展演的報導，筆者將其歸納為第五類型。分別有納涼展、納涼會、優良國產展覽會；各音樂團完全跳脫宗教本質，以純音樂、純戲劇形式進行展演，不僅有北管，還有西樂，活動熱鬧盛大，並與大稻埕的商家密切合作，帶來無限商機，甚至受賣店要求延長展期（不著撰人 1930a）。

1927年（昭和2年）6月10日至30日在新公園舉辦的「納涼展」（不著撰人 1927g），報導十分詳盡，提及音樂團的新聞就高達10篇，以實際參與演出的平樂社和松山福樂社資訊最多，靈安社、共樂軒次之，茲將新聞標題條列如表6。平樂社演出的內容為北管子弟戲《紅霓關》（唐代王伯當招親）、《金剛陣》（同范黎花破金剛陣）、鬧西河（同金龍神歸位）（不著撰人 1927h），成果斐然，〈平樂社演技意外盛況〉報導描述「是夜平樂社之演藝為其慣技，每齣頗博好評。而實業會以其出于自發的熱心贊同該會趣旨，特製優勝旗」（不著撰人 1927i）。

4 筆者於2013至2016年田野調查期間，與大稻埕共樂軒北管先生陳金來、大龍峒金獅團頭人李世澤、大稻埕新樂社社長蔡進榮談話所得。

表 6 1927 年新公園納涼展音樂團報導

編號	日期	刊別 版次	新聞標題
1	1927-06-24	日刊 04	新公園納涼展兩音樂團登臺演技
2	1927-06-25	日刊 04	納涼展覽會請子弟團
3	1927-06-25	日刊 05	納涼展の變裝デー
4	1927-06-26	日刊 04	納涼展本夜餘興
5	1927-06-26	日刊 04	納涼展本夜音樂團演技兼藝姐唱
6	1927-06-27	夕刊 n02	今夜は榮町の變裝と大福引が呼物
7	1927-06-27	夕刊 n04	納涼展及音樂團演技
8	1927-06-28	夕刊 n04	平樂社演技意外盛況
9	1927-09-01	日刊 06	納涼展對音樂團優勝旗明日授與
10	1927-09-03	日刊 04	納涼展優勝旗舉行授與二日在市役所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1930 年（昭和 5 年）6 月 1 日至 22 日在太平町五丁目、太平公學校右鄰空地舉辦的「納涼會」（不著撰人 1930b），以及同年 6 月 6 日至 22 日在太平町六丁目、永樂公學校北邊空地舉辦的「優良國產展覽會」（不著撰人 1930c）。在活動空間上南北相鄰，步行可達，時間上也有所重疊，因為 6 月 17 日為始政 36 週年紀念，兩場活動舉辦的時間點皆與此有關。納涼會由臺北總商會後援，國產展覽會則由臺北商業會主催，每日的活動都相當豐富，為大稻埕打造充滿現代感的聲音景觀。

〈國產展覽五日間餘興〉臺北商業會主催，優良國產品展覽會，來五日間之餘興，於媽祖宮口，預定十五日共樂軒洋音樂，十六日本島戲，十七日忠武社馬陣吹雜音，十八、十九兩日共樂軒子弟戲云。（不著撰人 1930d）

在國產展覽會中，共樂軒既演奏西洋音樂，又演出北管子弟戲，五天的餘興節目，包辦三天，顯示日治時期大稻埕子弟軒社非凡的實力，在本島商業與文化薈萃之地，資金充足、人力豐沛，讓音樂團的新型態展演遍地開花。又如 6 月 22 日的納涼會共規劃了 6 種餘興節目，融合了傳統與現代的展演，以及商業促銷活動，並且預先在報紙上露出內容，號召民眾前往，運用現代化的媒體廣告操作手法，提高活動成效。

〈納涼會及本日餘興〉臺北商人有志，臺北總商會後援之納涼會，本日餘興如左。

一、支那劇 靈安社。

一、活動寫真 山東鏢客 十二卷

西洋笑劇 二卷

一、音樂 本島曲合奏

一、裸賣 場內賣店主催

一、變裝 場內賣店主催，各自午後八時起至十時

一、花火 燃放火獅，火象二臺外打放日本煙火。（不著撰人 1930e）

上述報導中，臺灣漢人傳統的展演，是靈安社的「支那劇」，即北管子弟戲，以及「本島曲合奏」，推測可能是藝姐的演奏。日本傳入的展演，則是「變裝」，根據林承緯（2016:12-14）的研究，日本特有的「假裝行列」，是透過衣著、化妝、裝置來假扮外貌，作為喜慶、宗教、體育活動等，有如陣頭般的團體表演形式，至少在 1905 年傳入臺灣。現代科技型的展演，則屬「活動寫真」電影放映，以及施放「花火」；最後則是園遊會式的「裸賣」零售商業行為。如此規模的納涼會，讓日治時期大稻埕的聲音景觀豐富而多彩，這些展演，即便放在今日，仍舊精彩可期。

大稻埕的北管子弟軒社，在日治時期接觸了各種具有現代化特色的活動，讓傳統僅限宗教目的展演，逐步開拓出具有娛樂性、觀賞性的新型態藝文展演，本節末段，將分析最後兩個類型的報導，分別為子弟軒社錄製的北管唱片，以及 JFAK 廣播節目放送。在子弟軒社眾多的展演專長中，也只有這兩個類型屬於完全靜態的音樂表演，除卻神將遶境時的腳步、子弟登臺時的身段，甚至除煞賜福的任務，在唱片與廣播裡，只有器樂與人聲，只有北管。

曾參與錄製北管唱片的大稻埕子弟軒社，共有 3 間，分別為共樂軒、靈安社與集英郡。根據 1926 年（昭和 1）的報導，為製作臺灣獨特之歌曲，日本蓄音器商會在 5 月份前來臺灣錄音，原文如下：

〈印製蓄音器之歌曲盤〉日前來臺中之日本蓄音器商會大阪副支店長片山、技師出川、文藝部員藤井三氏，為印製臺灣獨特之歌曲，攜有吹入機械，自去十六日以來，每日招請臺北集絃

堂、共樂軒音樂員，及本島藝妓數名。在市內明石町臺北麥酒樓上印製御前演奏之百鳥歸巢及獻地圖蓮英托夢，小曲八月十五、歎煙花等臺灣歌曲，其原板，已於十八日送去，來月當能製成云。（不著撰人 1926d）

根據徐登芳（2021：63-65）的研究，由於不少曾經來臺觀光或視察的日本人表示，想去留聲機商店買「臺灣聲音的土產」當作伴手禮，卻沒有唱片可買，因此日本蓄音器商會一行三人便來到臺灣，有了這次的錄音計畫。同年9月刊登了一篇〈製造臺灣曲盤欲販賣島內〉的新聞，報導這批曲盤將由「大稻埕高聲洋行，代為發賣」，曲盤之上還「特附以飛鷹之印，以示不同云」（不著撰人 1926e）。10月份日蓄在《臺灣日日新報》第一版刊登了大篇幅的廣告（圖6），上方橫標為「天下馳名超等鷹標留聲器唱片」，左右標題為「真正本島名班」、「頭等華音曲盤」。還特別寫了序文，說明「本社不惜巨資於本年五月中特派技術員到本島招聘特色藝妓及有名曲師」。從廣告曲目中，可以看到臺北靈安社與臺北共樂軒在樂曲分類上，都被標註為「子弟」，曲目都包含北管牌子和戲曲，彙整如表7。



圖 6 廣告 / 株式會社日本蓄音器商會出張所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1926f）。

表 7 1926 年靈安社、共樂軒鷹標唱片曲目表

靈安社			共樂軒		
1	玉芙蓉	6	送妹	1	吳漢殺妻（上、下）
2	乙江風	7	掃北	2	吳員過招關
3	出京大衣	8	出府	3	太平橋
4	雌雄鞭	9	探妹	4	別府
5	燒窯	10	出京	5	遊醬令（連清讚）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集英郡錄製的北管唱片，共有 2 套，首先是 1927 年（昭和 2）金鳥

標特許曲盤(圖7),在廣告中,有臺北集英郡錄製的2首標註為「子弟」類型的曲目:《玉芙蓉》、《火神蓮清贊》,兩首都是北管牌子,其中第2首應該指的是《火神咒》的母身、清、讚,是一首三條宮式的牌子。集英郡的另一套唱片,則是1931年(昭和6)古倫美亞超等唱片(圖8),共有2張唱片:北管福路《雙別謠》、北管音樂《四門子》、《割地方》。



圖7 廣告 / 金鳥標特許曲盤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1927r)。

圖8 廣告 / 臺灣コロムビア販賣商會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1931b)。

以上三份《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廣告，來自三家不同的唱片公司，日蓄飛鷹代表錄製臺灣音樂最初的嘗試，金鳥印則是以低價的紙質曲盤，帶動留聲機唱片平價大眾化時代的來臨，製作超過上百張臺灣曲盤，曲種繁多，琳琅滿目。古倫美亞則是帶動整個臺灣唱片市場與臺語流行歌的創作風潮，擁有發行唱片的完全主導權（徐登芳 2021：68-72、113）。

上述日治唱片中的部分曲目，如靈安社的《燒窯》、《送妹》、《乙江風》，共樂軒的《吳漢殺妻》、《吳員過招關》、《太平橋別府》，集英郡的《玉芙蓉》、《薛仁貴回家》等內容，經收藏家提供，已收錄於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聽到臺灣歷史的聲音》書中所附 CD（李坤城等 2000：13），以及國立臺灣大學 78 轉唱片資料庫。是本研究中唯一可實際聆聽的歷史錄音，對於理解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在日治時期形塑的聲音景觀至關重要，譬如《乙江風》、《玉芙蓉》為北管牌子，多用於出陣遶境，而其餘曲目多為北管戲曲，可用於排場與子弟戲。雖然 78 轉唱片只能收錄 3 分多鐘的音樂，這些北管牌子與戲曲都經過刪減或加快，與實際演出長度和速度略有不同，但從唱腔、音色、骨幹譜、鑼鼓節奏、樂團編制等元素中，仍可聽出臺灣北管的音樂特色，熱鬧、高亢、鑼鼓喧天，這便是迴盪在日治時期大稻埕巷弄間的聲音。

本節最後，統整各軒社在 JFAK 廣播節目放送的報導，說明大稻埕音樂團在現代化聲音媒體的傳播情形。紀錄中有登上廣播節目的軒社計約有 10 間，分別是共樂軒、靈安社、德樂軒、平樂社、集英郡、福興社、遊華園、南興社、華音社、翠英社等，酌依時間排序，各列 1 則報導如表 8。報導時間分布在 1929 年（昭和 4）至 1943 年（昭和 18 年），跨

度很大，但數量並不算多；如同上述的北管唱片，在已知的文獻裡，只有 3 間軒社灌錄過曲盤，顯示子弟軒社在現代化的聲音媒體裡，不是主流，實際的展演，如出陣遶境、登臺演戲才是北管子弟經常參與的活動方式。

表 8 大稻埕子弟軒社 JFAK 廣播節目放送表

編號	日期	刊別 版次	軒社名稱	播放內容
1	1929-04-07	日刊 07	南樂社	無法判讀
2	1929-06-09	日刊 04	福興社	貴妃醉酒
3	1929-08-09	日刊 06	共樂軒	A 遊醬令 B 遊醬令連清讚
4	1930-07-09	日刊 06	遊華園	外江 陳宮放曹
5	1931-03-27	日刊 06	集英郡	北管 送京妹
6	1931-04-26	日刊 06	平樂社	北管 三進宮
7	1934-06-11	日刊 06	華英社	北管 哭靈牌
8	1935-01-13	日刊 06	靈安社	崑腔調合奏、譜 百家春
9	1935-02-05	日刊 06	萃英團	北管聯彈曲 大保國
10	1943-12-10	夕刊 n02	德樂軒	臺灣北曲 雷神洞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比對廣播節目的播放內容與北管唱片曲目，筆者認為，共樂軒：A 遊醬令、B 遊醬令連清讚，可能是播放 1926 年出版的日蓄飛鷹唱片。

其餘則應是現場或錄音演奏，因為其餘軒社皆無播放內容的唱片出版紀錄。大稻埕音樂團受邀參與廣播最密集的年份是 1929 年，一年當中有 3 筆紀錄，1931、1935 年有 2 筆紀錄，1930、1934、1943 年只剩下 1 筆，不過更多的年份裡，是 1 筆都沒有。此現象根據李承機（2006：147-143）的研究，日治時代廣播放送的「日本色彩」與「臺灣色彩」並未取得平衡，長年以「內地人為本位」，使臺灣收聽廣播的人數低迷。而後在「第二放送⁵」的目標下，當局也想播放一些「臺灣音樂」吸引聽眾，但明清時期從中國傳進臺灣的戲曲，如泉州原鄉的南管，以及為區別南管，而統稱為北管的亂彈腔系戲曲，雖然具有「在地化」的色彩，但右翼保守人士又怕這些戲曲，會令人想起與「支那」的相同「血緣」。

綜上，日治時期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在現代化的影響下，有與宗教脫勾後的多元成果，亦有殖民政策帶來的謬誤與限制。在謬誤方面，臺灣神社的祭典，移植北管為主神「帶路」的信仰傳統，實則轉換了陪祀神將的主神，忽略了宗教上的質變；博覽會及奉迎行列中的北管與神將，除了難以履行神職，更是充滿了殖民者對殖民地的獵奇眼光。在限制方面，昭和 12 年（1937）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政府實施了「禁鼓樂」政策，對音樂團及各式民俗活動的態度都轉變為禁止，根據靈安社的紀錄，在昭和 13 年（1938）參與最後一次迎城隍後，就被迫終止了所有活動（吳亞梅 1987：28）。但無論在何種境遇，作為迎城隍的陣頭、或是作為奉迎奉祝的催物，亦或是唱片廣播節目裡的本島名班，子弟先

5 臺灣放送協會臺北放送局「第二放送」廣播於 1942 年 10 月開播，日文原文為「二重放送」，目標聽眾為臺灣人。節目中會播放「臺灣音樂」，包括漢人傳統音樂與新式臺灣音樂（王櫻芬 2008：274）。但臺灣人聽取者的增加，主要是因為使用臺語的「時局放送」時間增加，以及民眾對戰爭消息的關心，而非第二放送經營的臺語節目，因此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的營運，終究無法脫離殖民地體制下的統制色彩（李承機 2015：6）。

賢們都積極參與，展現「憨子弟」的個性；甚至在歷經禁鼓樂，短暫的掩旗息鼓後，又在戰後憑藉無比的韌性與生命力，迄今都持續形塑著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的聲音景觀。

五、結論

本研究透過分析《臺灣日日新報》文獻，將日治時期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的聲音景觀（soundscape），呈現在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宗教地理交錯的特殊闕境（liminality）中。日治時期的「本島人音樂團」，係由良家「子弟」自發性組成的社團，又稱為「軒社、館閣、子弟團」等。自大正至昭和初年間，在大稻埕這個本島人聚居、商貿鼎盛之地，快速發展，《臺灣日日新報》中曾報導過的大稻埕子弟軒社約 40 餘間，以演奏北管為主的軒社約 30 間。其中共樂軒、靈安社、德（得）樂軒、平（安）樂社，報導篇數都在 50 筆以上，與「臺北四大軒」的說法不謀而合，更代表了大稻埕、大龍峒地方信仰中心與子弟軒社間的緊密連結。

日治時期盛極一時的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係以民間信仰為基礎，透過學習傳統音樂、戲曲、神將技藝等表演藝術，與地方信仰中心緊密連結，輔以地方角頭的商業行為，凝聚成員情感與活動，而組成社團。並進一步形成固定的主體，在固定的街庄內，環繞著祭祀年例，反覆進行北管排場、出陣遶境、演出子弟戲等活動，營造獨特的聲音景觀。《臺灣日日新報》中呈現的大稻埕北管子弟軒社，從事 60% 的宗教活動，37% 的新型態展演，剩餘的 3% 則是其他報導內容。因此，宗教活動的

實踐，於軒社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研究按報導主題，區分為 7 大類型的宗教活動：大稻埕霞海城隍遶境、法主公遶境、大龍峒保安宮 五谷先帝遶境、茶商金協和媽祖遶境、大稻埕慈聖宮建醮，以及軒社內部的祭典和參與外地的迎神活動。

新型態的展演模式，則自大正年間開始，子弟軒社陸續參與了唱片錄製、登上了廣播電臺，運用日治時期誕生的聲音媒體，將北管戲曲、音樂帶入新的平臺。此外，1923 年（大正 12）至 1931 年（昭和 6）間參加了 6 次日本皇室的奉迎、奉祝儀式，甚至遠赴東京、仙臺、阪神等地參展博覽會。此類展演，雖然蘊含了大量的政治意涵，諸如帝國對殖民地的想像、統治權力的象徵，觀眾獵奇的心態，以及殖民政策帶來的限制與謬誤等等，但對民間軒社而言，音樂在人類生活空間的交換（exchange）與媒介（mediation）的過程中，呈現了各種可能性。因此，歷史的重量似乎沒有那麼沉，無論在何種境遇，大稻埕的聲音景觀，都因為有子弟先賢們的參與，始終具有生命力和無比的韌性。

參考文獻

- （宋）李昉，〈舞·樂部十二〉《太平御覽》。臺北市：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 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005，〈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臺北市：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http://huntenq.com/ddn.htm>。取用日期：2021 年 7 月 1 日。
- 不著撰人，1901，〈妃殿下の御巡覽〉，日刊，1901 年（明治 34）10

月 31 日，02 版。

_____，1921a，〈平樂社祝宴〉，日刊，1921 年（大正 10）11 月 28 日，06 版。

_____，1921b，〈加入賽會〉，日刊，1921 年（大正 10）6 月 18 日，04 版。

_____，1922a，〈是々非々〉，日刊，1922 年（大正 11）8 月 20 日，06 版。

_____，1922b，〈靈安社紀念祭〉，日刊，1922 年（大正 11）4 月 8 日，06 版。

_____，1923a，〈平樂社之義捐〉，日刊，1923 年（大正 12）9 月 27 日，06 版。

_____，1923b，〈靈安社之捐出〉，日刊，1923 年（大正 12）10 月 1 日，04 版。

_____，1923c，〈音樂團之捐出〉，日刊，1923 年（大正 12）10 月 21 日，06 版。

_____，1923d，〈催物審查決定〉，日刊，1923 年（大正 12）5 月 4 日，06 版。

_____，1924a，〈保安宮新獻神像〉，日刊，1924 年（大正 13）6 月 14 日，04 版。

_____，1924c，〈屠商宴客及迎神〉，日刊，1924 年（大正 13）3 月 19 日，06 版。

_____，1924d，〈慈聖宮建醮順序〉，日刊，1924 年（大正 13）10 月 26 日，04 版。

- _____，1924e，〈稻江醮壇一瞥談〉，日刊，1924年（大正13）11月4日，04版。
- _____，1924f，〈慈聖宮建醮之大觀〉，夕刊，1924年（大正13）11月4日，04版。
- _____，1924g，〈共樂軒之奮發〉，日刊，1924年（大正13）11月6日，04版。
- _____，1924h，〈各地奉祝彙報／稻江〉，日刊，1924年（大正13）5月31日，05版。
- _____，1924i，〈臺灣神社祭典彙報〉，夕刊，1924年（大正13）10月26日，02版。
- _____，1925a，〈稻江奉迎行列詳報〉，夕刊，1925年（大正14）5月28日，04版。
- _____，1925b，〈秩父宮臺臨續報／奉迎行列〉，日刊，1925年（大正14）5月31日，04版。
- _____，1925c，〈各地始政祝賀式〉，日刊，1925年（大正14）6月18日，04版。
- _____，1925d，〈始政紀念與臺北市／音樂團獻技〉，日刊，1925年（大正14）6月18日，04版。
- _____，1925e，〈大阪展及神將〉，日刊，1925年（大正14）7月25日，04版。
- _____，1926a，〈舖家金協和聖母過爐準備〉，夕刊，1926年（昭和01）10月26日，04版。
- _____，1926b，〈奉迎及神社祭典〉，夕刊，1926年（昭和01）10

月 21 日，04 版。

_____，1926c，〈臺灣神社に臺北市の各町催物〉，日刊，1926 年（昭和 01）10 月 21 日，05 版。

_____，1926d，〈印製蓄音器之歌曲盤〉，日刊，1926 年（昭和 1）5 月 24 日，08 版。

_____，1926e，〈製造臺灣曲盤欲販賣島内〉，日刊，1926 年（昭和 1）9 月 18 日，04 版。

_____，1926f，〈廣告／株式會社日本蓄音器商會出張所〉，日刊，1926 年（昭和 1）10 月 9 日，01 版。

_____，1927a，〈慶安社祭典〉，日刊，1927 年（昭和 02）7 月 28 日，04 版。

_____，1927b，〈子弟團獻技〉，日刊，1927 年（昭和 02）8 月 19 日，04 版。

_____，1927c，〈金協和媽祖遶境順序〉，夕刊，1927 年（昭和 02）10 月 16 日，04 版。

_____，1927d，〈五谷先帝繞境先聲〉，日刊，1927 年（昭和 02）5 月 22 日，04 版。

_____，1927e，〈子弟團登臺開演〉，日刊，1927 年（昭和 02）5 月 27 日，04 版。

_____，1927f，〈五谷先帝繞境路關〉，夕刊，1927 年（昭和 02）5 月 25 日，04 版。

_____，1927g，〈納涼展十日開會〉，夕刊，1927 年（昭和 2）6 月 4 日，04 版。

- _____，1927h，〈納涼展本夜餘興〉，日刊，1927年（昭和2）6月26日，04版。
- _____，1927i，〈平樂社演技意外盛況〉，夕刊，1927年（昭和2）6月28日，04版。
- _____，1927j，〈新公園納涼展兩音樂團登臺演技〉，日刊，1927年（昭和2）6月24日，04版。
- _____，1927k，〈納涼展覽會請子弟團〉，日刊，1927年（昭和2）6月25日，04版。
- _____，1927l，〈納涼展の變裝デー〉，日刊，1927年（昭和2）6月25日，04版。
- _____，1927m，〈納涼展本夜音樂團演技兼藝姐唱〉，日刊，1927年（昭和2）6月26日，04版。
- _____，1927n，〈今夜は榮町の變裝と大福引が呼物〉，夕刊，1927年（昭和2）6月27日，n02版。
- _____，1927o，〈納涼展及音樂團演技〉，夕刊，1927年（昭和2）6月27日，n04版。
- _____，1927p，〈納涼展對音樂團優勝旗明日授與〉，日刊，1927年（昭和2）9月1日，06版。
- _____，1927q，〈納涼展優勝旗舉行授與二日在市役所〉，日刊，1927年（昭和2）9月3日，04版。
- _____，1927r，〈廣告／金鳥標特許曲盤／十英寸／子弟〉，夕刊，1927年（昭和2）2月26日，03版。
- _____，1928a，〈受阪神博招聘龍峒獅陣十日將出發〉，日刊，1928

- 年（昭和 03）10 月 6 日，04 版。
- _____，1928b，〈大稻埕奉祝催物優勝入選〉，夕刊，1928 年（昭和 03）11 月 22 日，04 版。
- _____，1928c，〈仙臺產業博覽謝范二將軍臨席〉，夕刊，1928 年（昭和 3）3 月 12 日，04 版。
- _____，1928d，〈赴阪神博金獅團由扶桑丸歸臺〉，日刊，1928 年（昭和 3）10 月 31 日，04 版。
- _____，1929a，〈稻江城隍遶境預聞〉，夕刊，1929 年（昭和 04）6 月 4 日，04 版。
- _____，1929b，〈霞海城隍繞境先聲〉，夕刊，1929 年（昭和 04）6 月 12 日，04 版。
- _____，1929c，〈稻江霞海城隍祭典〉，日刊，1929 年（昭和 04）6 月 20 日，日刊 08 版。
- _____，1929d，〈奉祝催物行列 授紀念物〉，日刊，1929 年（昭和 04）1 月 8 日，04 版。
- _____，1929d，〈霞海城隍繞境音樂團及陣頭續報〉，夕刊，1929 年（昭和 04）6 月 20 日，04 版。
- _____，1929e，〈奉祝催物行列 授紀念物〉，日刊，1929 年（昭和 04）1 月 8 日，04 版。
- _____，1929f，〈國技館臺灣博〉，日刊，1929 年（昭和 4）2 月 4 日，08 版。
- _____，1930a，〈國產展覽賣店要求延期十日〉，夕刊，1930 年（昭和 5）6 月 17 日，04 版。

_____，1930b，〈祝始政記念納涼會〉，日刊，1930年（昭和5）6月1日，04版。

_____，1930c，〈優良國產展覽續報〉，夕刊，1930年（昭和5）6月6日，04版。

_____，1930d，〈國產展覽五日間餘興〉，日刊，1930年（昭和5）6月15日，04版。

_____，1930e，〈納涼會及本日餘興〉，日刊，1930年（昭和5）6月22日，08版。

_____，1931a，〈稻艫藝閣樂隊獅陣行列供殿下臺覽〉，日刊，1931年（昭和6）6月18日，04版。

_____，1931b，〈廣告／臺灣コロムビア販賣商會／北管福路〉，日刊，1931年（昭和6）2月26日，04版。

_____，1933，〈霞海城隍祭典鐵道部運轉臨時車並減折團體旅客運費〉，日刊，1933年（昭和8）5月30日，08版。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2021a，〈1928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pei.aspx>。取用時間：2021年7月25日。

_____，2021b，〈1927年臺北市街圖〉。網址：<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pei.aspx>。取用時間：2021年7月25日。

_____，2021c，〈臺灣寺廟查詢系統〉。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取用日期：2021年7月7日。

文化部，2019，〈「高敬遠」：國家文化記憶庫〉，《國家文化記憶

- 庫》。臺北市：文化部。網址：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286243&IndexCode=Culture_People。取用日期：2021年7月11日。
- 王櫻芬，2008，《聽見殖民地：黑澤隆朝與戰時臺灣音樂調查（1943）》。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 吳亞梅，1987，〈靈安社一一八年記〉。《民俗曲藝》47：16-35。
- 李坤城等，2000，《聽到臺灣歷史的聲音：1910～1945臺灣戲曲唱片原音重現》。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 李承機，2006，《ラジオ放送と植民地臺灣の大衆文化》。東京：勉誠出版。
- _____，2015，〈日治時期的廣播事業發展及其影響〉《臺灣學通訊》第86期。新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
- 林承緯，2016，〈日治時期祭典節慶中的神將與假裝行列〉《臺灣學通訊》第92期。新北市：國立臺灣圖書館。
- 林冠慈，2009，〈「德樂軒」〉，《臺灣大百科全書》。臺北市：文化部。網址：<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10551>。取用日期：2021年7月3日。
- 林偉盛，1993，《羅漢腳：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臺北市：自立晚報。
- 林曉英，2002，〈傳統北管子弟團的組織與經營〉收錄於《臺北市北管藝術發展史》。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 邱坤良，1992，《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臺北市：自立晚報。

- _____，2020，《踏過煙花，靈光乍現：1970年代大學生靈安社行動》。
臺北市：財團法人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
- 徐亞湘，2002，〈清領及日治時期臺北市北管子弟團的發展情形〉收錄
於《臺北市北管藝術發展史》。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 _____，2006，《史實與詮釋：日治時期臺灣報刊戲曲資料選讀》。宜蘭：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 徐登芳，2021，《留聲曲盤中的臺灣：聽見百年美聲與歷史風情》。臺
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 財團法人臺北市金萬成團，2021，〈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
研究專題中心「臺灣寺廟」查詢系統〉。<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temples/TaipeiCity/datong/63006013-JWCT>。取用日期：
2021年7月7日。
-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圖書館數位典藏館，2021，〈78轉唱片資料庫〉。
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https://dl.lib.ntu.edu.tw/s/78rpm/page/welcome>。取用日期：2021年7月1日。
- 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2020，〈臺灣日日新報聲音文化資料庫〉。
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http://sound-culture.infolinker.com.tw>。取用日期：2021年5月3日。
- 張靜宜，2008，〈政事篇〉《大同區志》卷三。臺北市：臺北市大同區
公所。
- 教育部，1984，《中國民間傳統技藝論文集（下）》。臺北市：教育部。
- 莊永明，2012，《臺北老街》。臺北市：時報文化。
- 陳煒翰，2011，《日本皇族的殖民地臺灣視察》。臺北市：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傅明蔚，2014，《北管在臺灣民間宗教中的文化意涵：以臺北靈安社為例》。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伯芸，2006，《臺灣的城隍廟》。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建章、呂心純，2009，〈音樂學研究的空間新視野〉。《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1（1）：15-23。

廖武治監修，李世偉、王見川、范純武編纂，2005，《新修大龍峒保安宮志》臺北市：財團法人臺北保安宮。

臺北市政府，1989，《臺北市志卷首下大事記》。臺北市：臺北市政府。

潘汝端，2017，〈臺灣女性參與傳統南北管館閣活動之研究〉。《臺灣音樂研究》25：1-26。

謝宗榮、李秀娥，2006，《臺北霞海城隍廟》。臺北市：臺北霞海城隍廟。

Conrad Phillip Kottak（著），徐雨村（譯），2005，《文化人類學：文化多樣性的探索》。臺北：桂冠圖書公司。

Smith, Mark M., 2015, *Keywords in Sound*. New York,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Victor Turner（著）黃劍波、柳博贊（譯），2006，《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